



林立/文

《狙击手》: 被子弹击中,被叙事破坏

“少即是多”,这四个字的内涵,就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也正是导演张艺谋在电影《狙击手》拍摄花絮里强调的,“一叶知秋,恰是中国美学”。

《狙击手》最大的优点,是角色们有一股和冰天雪地融为一体的“冷”。这种冷,是克制,是以小见大,是一发入魂。

5班,由班长神枪手刘文武带领的8人小组,在冰天雪地里,和美军狙击手约翰为首的6人狙击小队对峙。这就是全片所有战争戏的内容,没有大炮,没有飞机,没有冲锋陷阵。

但这样的动作戏,观众看得更入神,每一发子弹都会让人心惊胆战。

影片的片长为96分钟,在动辄两个小时起的大片环境里,这也是一个克制的长度。

“少即是多”的好处是,细节得到了放大。

比如5班以班长为首,有7个四川人,只有在片中接力刘文武成为另一个神枪手的大多是东北口音。

四川方言这个细节,让观众得以高度贴近角色,感受到这些士兵的鲜活性格。听着这些兵在极寒的东北以朝鲜境内讲四川话,“奉献自我”这四个字就格外强烈地冲击着我。得有多强大的意志力,才能让四川娃子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精准射击敌人!

再比如,因为画面干净,剧情简练,观众会注意到志愿军战士那几杆没有瞄准镜的步枪是多么粗糙而强悍,他们的手、胡须、眉毛、睫毛有多“冷”,他们有多年轻。

角色们有一股和冰天雪地融为一体的“冷”,这种冷,是克制,是以小见大,是一发入魂。

久经战争洗礼,让观众能够分辨每个士兵的不同,是一件难事。《狙击手》却做到了让你记住每个士兵的大概气质,尤其是三个角色——刘文武、大永、亮亮。

饰演刘文武的章宇,一直以来都以演技被人称道。刘文武是汇集了几位志愿军神枪手原型人物的虚构角色,让章宇来演刘文武,真是极佳选择。

他外形普通,身高普通,就像片中中美军狙击手所说,“他们(中国士兵)长得都差不多”。而正是这样普通外形的刘文武,爆发出极强烈的个人能量时,才特别让观众为之倾倒。普普通通的刘文武拿着没有瞄准镜的步枪射出子弹时,对方面貌俊朗、心狠手辣的美国狙击手,就彻底成了陪衬。

大永,是剧情安排的主角,他爱哭,枪法准,最后一人干掉所有狙击手负伤归队,他鲜活是鲜活,却有一个大毛病,下文再说。

亮亮,是让我感触最多的一个士兵。作为吸引刘文武暴露行踪的诱饵,全片亮亮都躺在雪地上,最后还极为惨烈地自我了结。

他真正意义上达到了“一叶知秋”的效果。通过他,我能感受到志愿军所有烈士在朝鲜付出了什么,他们牺牲的意义,远远不是鲜活的生命可以含括的。

亮亮和前来关心他的朝鲜小孩柱元,构成了《狙击手》最成功的情绪输入点。亮亮要求孩子躺在他臂弯里的戏,既埋藏了美军的秘密,也让我觉察到这个勇敢的青年士兵心里的秘密:他毕竟才19岁,对于如此痛苦地死去,他感到害怕。

上述所有优点,原本可以一以贯之,达到预告

片所说的“最冷的枪,最热的血”那样的效果。极为可惜的是,在煽情方面,影片却与“少即是多”背道而驰,冲到了“拖泥带水”的反境地。

每一位5班成员的牺牲,像是在给影片按下“暂停键”。观众明知那是极为伤心的事,却很难共情。因为爱哭的大永,像马景涛一样的哭法,实在让人不适。

士兵胖墩的死,非常惨烈,他临死前大喊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铁棒”,原是极有文学意味的段落,却在过于刻意的剪辑节奏下,成为了一个让人生理不适的血腥镜头。

反之,美军狙击小队依次阵亡时的内容,就极为真实。他们的恐惧、懊丧、愤怒,来得快去得快。残酷的战场从来就不会给士兵煽情的余地,事实上,无需过度煽情,观众也能明白为国捐躯的这些士兵为何伟大。

特别需要痛批的是,片中出现了三四次步枪子弹的出膛特技镜头。这样的特技,不仅破坏了电影节奏,还拉低了我军狙击手水准,让人感觉他们能击中敌人是导演、剪辑师、特效师的功劳,而非他们勤学苦练的真本领。

如果你看过志愿军神枪手之一张桃芳的资料,你会对我军狙击手的独特气质,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他们像动物一样敏锐,却有着人类最高级的冷静判断。他们没有好装备,但是有真本领。他们不轻易流泪,但他们含着热泪深爱他们的战友和祖国。

这种气质,在《狙击手》里得到了部分体现,却没能完全呈现,非常可惜。



儒林人物

东江河/文

冒名顶替的牛浦郎

来芜湖会友的诗人牛布衣,因病死在了甘露庵。临终前,牛布衣告诉照顾他的老和尚,他家在千里之外,京城里有他的朋友,希望他日能遇着亲朋故旧,带他魂归故里。并留下两本诗集,期待能流传后世。

不曾想,恰是这两本诗集,让牛布衣魂归故里的愿望落空,永作他乡之鬼。

牛布衣死后,其所遗诗集,被经常到庵里借书夜读的牛浦郎所得。不久甘露庵老和尚去了京城大相国寺当主持,把小庵和牛布衣遗物都托付给牛浦郎。见牛布衣诗集中都是与京城达官贵人唱和的诗篇,有可资利用的价值,又因牛布衣流落芜湖,孤身病死,唯一知情者老和尚也已离开,在芜湖当地已无人知晓牛布衣的真实身份。牛浦郎,这个小摊主之孙,读过几首歪诗,渴望脱离底层生活的年轻人,便堂而皇之地冒充起在儒林中久已成名的牛布衣。

候补县令董璩,因慕牛布衣之名,赴任途中,船过芜湖,上岸拜访牛布衣。因董璩并未见过牛布衣,便将假牛布衣当作牛布衣,临别礼节性地许下牛浦郎他日去县署作客的邀请。

与亲戚闹僵,在家乡混不下去的牛浦郎,无意中得知董璩的任职地是安东,便踏上投奔董县令之路。

在路上,牛浦郎结识一个叫牛玉圃的假名士,因为同姓,得到牛玉圃的关照,两人祖孙相称,结伴到了扬州盐商万家,混吃混喝。因牛浦郎见识有限,出了洋相,与牛玉圃闹翻,小人心性,互使恶作剧。遭报复的牛浦郎,被捆住手脚赤身扔在了江边荒野的一处粪坑旁暴晒,幸得路过去往安东的船上客人相救,被带到安东见到了董县令。而救他的黄姓船客成为他的第二任丈人,牛浦郎在安东过起了安逸的重婚生活。

待到董县令升迁,离开安东到京城述职,牛布衣在芜湖甘露庵的信息才通过友人冯琢庵转达到他老婆牛奶奶。牛奶奶千里寻夫,到芜湖,又辗转至安东,不见其夫踪迹,见到的却是假冒的牛布衣。

牛浦郎死皮赖脸不肯撕下假面具,牛奶奶无奈与他同席对酌。却因安东县令继任县令向鼎的不作为,导致牛奶奶寻夫之功,化为泡影,牛布衣继续魂飘异乡。

牛玉圃与牛浦郎,两位“牛”人,一老一少,都想靠“名士”之名,混迹江湖。但看起来,似乎牛浦郎比牛玉圃更胜一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牛玉圃无非是胡吹些自己诗词如何如何,书画如何如何,达官贵人如何仰慕之类的虚假名头,给自己脸上贴金,哄哄那些读书较少又想附庸风雅的盐商暴发户,得些利钱花花而已。而牛浦郎竟直接冒充在当时儒林较有名气的诗人牛布衣,把那些只做八股,不懂诗词的中举老翁们骗得团团转。

相比较而言,牛玉圃与那些富商之间互为捧场周旋,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文人和商人,互为表里,历来如此。就连两淮盐运使荀玫也给盐商万雪斋大堂撰联:“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而牛浦郎的冒名顶替,性质很恶劣,后果很严重。他骗了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员倒也罢了,说不定哪日案发,给朝廷反腐做点贡献。但他冒充牛布衣的直接后果,使牛布衣之辨,在不作为的庸官面前,变得真假难辨,使得牛布衣亡魂难归故里,让孤寡的牛奶奶忍受寻夫不着,生死不明的煎熬。

牛浦郎,出身小商贩之家,家境贫寒,父母早亡,其祖父算是个诚实守信的商号。虽然家庭教育缺失,他也有好上进之心,读过几首诗,聪明伶俐,本质并不坏。其出道之前,与儒林,与官场,与商海,并无瓜葛,但在名利的诱惑下,迅速堕落,一出手,就冒用死人名,企图一夜成名,出人头地。

从牛浦郎的行为轨迹看来,一个人的堕落变坏,与出身无关,与读书多少无关,与他的职业阶层无关。环境可以影响人,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仍是其自身的品德修养。

读书是知,种菜是行,而漫步就是知行合一。

监控、手机定位等缺乏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也许企业短时的效益上去了,但可能会因此失去员工的信任和企业凝聚力。

远明喜欢种菜,书中几篇写种菜的文章我非常喜欢。爬天台赤城山,下山路时遇到一个种菜的老人,老人每天骑着电动车从赤城中学到赤城山下。一问年纪,九十一岁,再问长寿有什么秘诀,答:没有秘诀,多活动,不胡思乱想,种菜能高兴,不想那么多,把菜种好。远明自己种菜也一样。尽管夏天种菜汗流浹背,锄头柄脱落,装了半天没装好,翻地不平整,搭的瓜棚子散架,但知道天时地利人和,节气物候收成,所以他说:劳动是与天地对话。劳动的精神愉快,很难比拟言说的。

读书是知,种菜是行,而漫步就是知行合一。在新华书店,远明看到一个读书的男孩,坐在地板上,背靠着书架,被阳光照亮,勾勒出一个明亮的轮廓,就像他看老县堂的桂花树,看阳台上那棵小草,自有和煦风姿。这是安详,就如他在山中放慢脚步,把一切放下,领略四季景象,自然是天人合一的高妙境界。

我觉得,把心放下,把眼界放远,看天边的山林房舍和田野,会更清晰,更明亮。天地人和,就在当下的每时每刻之中,领略万物的美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人和,让一切更加远明。

小时候最想逃离的居所,是成年后想回却回不去的地方。

陈远明,天台平桥张思人。他喜乡土文史,尤专于和合文化生活化大众化研究,著有《和合三部曲》(《我心安静》《内和外合》《和合生活》),之前已赠我其中两部,而今又送新书《天地人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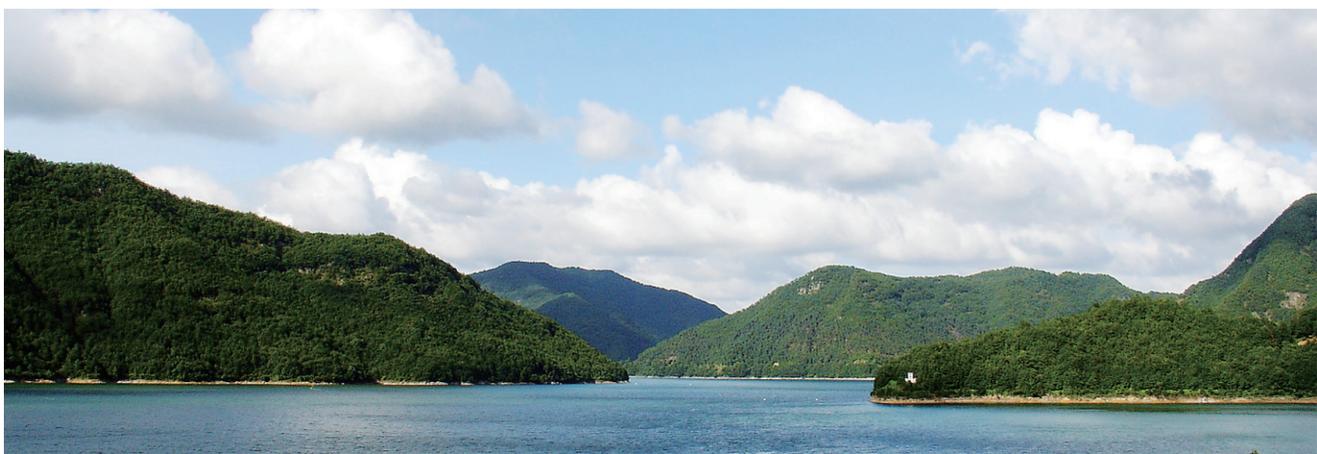
读远明的和合文化系列丛书,让我感悟天地人的规律就是道。道的基本属性是和,所谓大道在和。席间品茶,我与远明诸兄闲谈。我说,天地人为三才,上横为天,下横为地,中横为人,人生天地之间,独立思考,认真行事,则顶天立地,为王也。人之为王,日月星三光照耀,乃大和合妙境也。远明说,天地人和,天地人之间只能和,一竖为和也,只有和才能为王。此“人”为“我”也,我与众合一,与自然合一,即可王也。只有把“我”融进社会世界,切身体验,细致分析,领会觉悟,才能感受到天地人之间“和”的妙谛,天地人是因为“和”就是缘。

远明本是厚道率真之人,所思所写真实朴素,值得回味思索。写《天地人和》这本书,正值秋天,田野金黄,农人收获,凉风习习,枫叶尽红,不久就是寒冬。远明反思,怎么度过这人生之秋?一要拥有闲趣,二要生活节制,三要多思多想。与万物通会,做出选择。只要心中有“和”,可以黄连树下拉胡琴,以苦累为乐,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书。读书与智者对话,在书中反观自己,调整好心态,还可进入书中,领略山川的风貌、草木的精华、生灵的邀

游、人物的传奇,再加以深入独立的思考,感悟生活与生命的意义。读书若与行旅融合,更能呈现无限的乐趣。智慧积累多了,心胸打开了,心境便通达了。远明老是感觉,多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读书思考写文章是幸福的。

天地人和,“和”在哪里?远明曰,在日常起居和劳作里。每天起早,迎接阳光,当万山通红,呼吸清新空气,就与健康好心情打了个照面。要安住好房屋、心灵、生命三个家,需要每天用心建筑,悉心呵护。生活简单化,情感丰富化,万物人性化,乃真正的和合同化也。远明从一场疾病也能得到启发:因为胃病,鼻孔插管,不能吃饭,痛苦难受数天,觉得得病的因缘,为喜欢吃太烫、太油腻、太咸的食物,于是他改掉这些易致病的不良嗜好,从此注重养生,合家欢喜。

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别看你丢眼镜,我就不回家去拿,否则你就依赖我,你要面对突发事件保持镇定,要锻炼独立生活的技能,做事情不要追求完美,但必须认真,不能掉以轻心,要脚踏实地做。这是远明的经验谈,他要孩子时常记得回家的路。他还认为,日常生活中言行举止都要得体有度,尤其说话,不要恶语相向,要和善待人,要顾及他人的自尊,不要像打排球一样猛扣猛杀。再说到和合管理,少数企业推行实时



摄影 杨杰

小时候最想逃离的居所,是成年后想回却回不去的地方。对移民的后代来说,故乡的一切只能刻在记忆里。俞国江就是从临海牛头山搬迁到外洋的移民户,他把心中那份深沉的乡情融进了一行文字里,汇成散文集《故乡的原风景》。

和俞国江的认识,源于我们同是牛头山人。十多年前一个夏日的傍晚,在茶室里,我见到这位同乡大哥,他喊我乡妹。故乡人总让他犹感亲切,“牛头山”三个字,就能让他心生暖意,这也许正是他写作的原因。

《故乡的原风景》是椒江范正来先生主编的《台州湾文丛》系列中的一本,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全书通过回忆展现了作者生活过的那一片土地从前的风土人情和山水往事,共分为五辑:我的故乡牛头山、行走的风景、文化遗产在台州、人物春秋、随笔小札。

1985年秋,因牛头山水库建设需要,在红枫染霜的时节,八岭村父老乡亲告别世居的家园,搬迁他乡。二十出头的俞国江跟随父母踏上离乡之路。到了一个陌生地,历经各种艰难,俞国江就会想起在故乡生活的安逸。从青年迈进中年,人世间的亲情冷暖更让他觉得乡情的珍贵,离乡越久思乡越

切,切切故乡情在心中酝酿成一杯浓烈的佳酿,让他在《故乡的原风景》里独斟独酌。

安静的文字中跳动着那颗滚烫的思乡之心,平淡的文句中隐藏着浓烈的怀乡之情。我也是个爱乡之人,对此书爱不释手,先粗略看了一遍,再细细重看,从中知晓很多关于牛头山的人文知识。

作者喜欢引经据典,字里行间渗透着历史的厚重感。写《逆溪三十六渡》,他援引南宋陈着《嘉定赤城志》中的描述:三十六渡在县东二十里,西自潮济,东至小芝,凡三十六节,故名。每个渡头有个拐点也成渡节,人们习惯称为渡头,加上数字就成为村名。很多人只知道牛头山产区有三渡、四渡村,只知其名,不知来历,读过他这篇文章就明白了。再如《丹枫下,那一片清纯的土地》,写到下宅村,“据《临海车溪叶氏宗谱》记载,南宋末年,叶姓一个分支因躲避元军的人侵而移居这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还有《藏于深闺中的猫山洋峡谷》,其中有段关于峡谷中一座古庙的介绍,“据《台郡俞氏家谱》中记载古庙名为法云寺,晋开运四年建,以后宋元明曾几度重修”。俞国江喜欢看史地类书籍,对所写内容涉及历史的细节,他总要仔细查阅了解清楚。久而久之

之,故乡这一带的人文故事,他都了如指掌。

俞国江的文章语言朴实,情感真挚。书中《我爱故乡的红枫叶》一文,并不是一篇写景之作,而是写亲情的。那是拆迁前一夜,村长最后一次在八岭村广播:“父老乡亲们,晚上是我们村最后一次村民大会,我作为这个村的村长和你们作最后的告别。说真的,我真的舍不得离开大家,也离不开养育我们的这山、这水……”俞国江笔下的村长,临别之言朴实,却句句都是肺腑之言。读到这里,我想起当年的自己,坐上货车的那一刻泪如雨下。俞国江父亲是下宅叶家人,人赘八岭村俞家,全家搬离的那一天,他祖母带着伯父、叔父以及堂兄弟等侯在五里远的红枫树下,拦住他们的车说:“孩子们,娘娘老了走不动了,你们住外洋,以后要回来看望娘娘……”移居外洋陌生地,不要跟别人动气,兄弟姊妹要团结……”几句简单的交代,这人间亲情便从俞国江的笔底淡淡而出。

老村长的嘱托,红枫树下老祖母的叮咛……我想,俞国江创作《故乡的原风景》,不仅仅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而是为了库区的文化传承,但愿“移二代”们能从这些文字中感受血脉亲情的珍贵,不忘祖辈的优良品质。

天地人和在当下

胡明刚/文

——读陈远明《天地人和》有感

难忘红枫树

徐丽娟/文

——读俞国江《故乡的原风景》